

窑坪往事

啸鹰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窑坪往事

啸鹰



啸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窑坪往事 / 啸鹰著. — 2版.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13-1210-3

I. ①窑… II. ①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0021号

窑坪往事

YAOPING WANGSHI

作 者	啸 鹰
责任编辑	葛 毅
书名题字	巩 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24mm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2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210-3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目 录

首篇·廊 桥	001
上篇·染 坊	065
中篇·走汉中	125
下篇·窑 坪	179
末篇·商 户	299
续篇·马 帮	349

首篇 廊桥

第一章

给牲口上完最后一个驮子，德胜堂的小伙计问马帮的小伙计：“你们从窑坪走，几天能到汉中府呢？”

马帮小伙计本来不想理会德胜堂小伙计，但看着他疲惫不堪的样子，还算是动了恻隐之情，鼻子里嗤地一声，不屑地反问：“你说几天能到？”

德胜堂的小伙计明显不得要领，摇摇头，说：“我连窑坪都没有出去过，咋晓得。”

马帮小伙计不得不耐着性子，对德胜堂的小伙计说：“顺当的话，半个月。不顺当就只好说了。”

德胜堂的小伙计吐着舌头，说：“呀！”

马帮的小伙计轻蔑地看着德胜堂小伙计惊讶的表情，拍了拍牲口肥实的屁股，说：“你以为我们走马帮驮队就是赶赶路？你倒是一天躲在店铺里伏着柜台打瞌睡！”

小伙计不高兴了，说：“哼，我啥时候打瞌睡！”

1912年冬天，窑坪上街吊河坝李家的最后一批草纸刚刚上完驮子，马帮的驮铃还没有完全消失，辞别的酒香还隐隐飘在窑坪河的风里，窑坪下街的贺家沟还是一条结冰的河道，但李家德胜堂计划要重新翻修窑坪廊桥的说法却传了出来。人山人海的街头，赶集的人们纷纷交头接耳，都在传递着这个消息。这座年久的木结构的廊桥已经坍塌，没有谁敢再踏上桥面一步了。

这一年，李德明压了一年的土纸终于在9月的绵绵阴雨里卖出了一个好价钱，每天几十匹的骡子住在李家骡马店里装货，这样的景象一直持续到初冬，满窑坪的商户们都在眼馋。虽然从窑坪到关沟门口谭家河渡口的路途湿滑，非常危险，但是丰厚的运费利润还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

夜里，李家脚骡店的火堆旁，脚户们脱下的湿鞋子冒着热气，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就这样看着脚户们一直把鞋子烤到了冬天，李家老大李德明就磕着烟灰说出了要修窑坪廊桥的想法。不仅仅是窑坪街面上的人说好，就连那些匆匆过路的

挑客和背老二们都纷纷点头，说窑坪廊桥修起来，最起码要少过贺家沟这一道河了。

李德明呼噜噜呼噜噜地吸着水烟，听着这些话，心里像是吃了蜂蜜一般惬意。当然，最叫人高兴的还是每天几十匹骡子拴在店门口，等着上货装驮子。

记得在六月的时候，就有商户带了驮队来窑坪收运土纸，改帘纸收到一捆八个小铜钱，李德明只要一想到库房里的百十捆上好的板经纸，就会想到白花花的银子和黄澄澄的铜元。他多少次急着想要跑去找那些要纸的客商，但是做大掌柜的三弟王世奎却笑着劝他，说货要看涨，我们不妨再往后压一压！德胜堂向来是大掌柜做主，王世奎还大着胆子又进了一些纸坊的存货。不想整个窑坪街道上到秋后除了德胜堂就都没有土纸了，于是百十户商户眼睁睁地看着德胜堂的土纸卖了一个不曾想到的天价，大叹后悔。

李德明踱步到店里，顺河风掀得麻布门帘高高飘起来。他进店坐下，看见三弟大掌柜王世奎正和兰州来的买主张义说话，脚底踩着一盆烧得正旺的木炭火。张义起身，笑着问：“东家过来了？”

李德明也笑了，说：“走到门口了，随便进来看看。”

王世奎说：“李老板这一趟要装二十八驮，明天就可以装完。”

李德明说：“凡事你不必样样对我细说，月底你拿柜上的账给我看就行了。”

王世奎点了点头，说：“大哥，我晓得了。”

李德明今天穿了一件短棉袄，戴着护耳棉帽，脚上穿着一双鸡窝窝棉鞋。虽然是晴天，但是窑坪河的风还像刀子，刮到哪里都一样地疼。而兰州来的张义，则套了一件长棉衫子，看起来要比李德明精神许多。穿长衫的张义，潇洒地一挥手，明眸皓齿灿然一笑：“托李老板的福。我们还不是仰仗李老板赚一点点吃喝钱？”

李德明示意大家坐下，说：“彼此彼此，我们也是靠你呀。”

正说话间，一个店伙计从门外踢踢踏踏跑了进来，掀开门帘气喘吁吁地说：“有几捆货被老鼠给撕咬得不好了，我们的意思是带出去，但人家死活不叫打到驮子里去，我们谁都拿不定主意，要大掌柜过去看看。”

王世奎站起来，并不说话，只是看看烤火的张义。张义也不说话，低着头好像没有听见。稍停，李德明不得不站起来，说：“要不，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走出店门，伙计在前面带路，忽然转过头来说：“街上都在问你们东家啥时候开始修桥啊，我们……我们都没法回答。”

李德明呵呵笑道：“一帮瓜娃，你们不会说过完年就修？”

“哦。”伙计拿袖子擦擦掉下来的鼻涕，不好意思地说：“那就是快了？”

李德明说：“快了，快了。”

张义看着走在旁边的李德明，说：“修桥的时候，别忘了我。我也拿出一份份子钱。商人嘛，哪条路上不走三回？俗话说得好，修桥补路积阴功呢。”

“那我给你立碑留名。”李德明转回身说，“我们回吧，不去看了。伙计们

觉得不合适的货直接就下了，撂在一边去，不用让张老板为难。”

张义反倒不好意思了，一伸手抓住李德明的棉袄袖子，说：“李老板怎么说那样子的话呢？生意是生意，事情是事情。去看看货物到底是咋个样子再说话不迟啊，也不见得那些货我就没办法带走啊。”

德胜堂的一号大库房就在吊河坝李家大院偏院里，成捆的土纸堆码得非常整齐，那些挑拣出来的土纸程度不同地遭到了老鼠的噬咬，被抛在一旁，像是一些残疾的孩子被遗弃在那里，为了互相取暖而挤成一堆。

张义问王世奎：“大掌柜，你库房里的货物满打满算还有多少驮？”

王世奎说：“不足二百捆——最多也就五十驮左右。就是不晓得还有多少库耗，这些个该死的老鼠。”

张义说：“五十几驮夹带这几捆残次土纸也不是个问题！我以前运走李老板那么多驮土纸，往后里还要合作下去，王掌柜麻烦叫伙计细心一点给我打好驮子，驮走！”

李德明说：“区区几捆草纸，损在我这里值不了几个钱，但是让张老板远远地地绞缠到兰州去，加上路途支取恐怕就不是几个小钱的事情了。我的意思，是给纸坊的掌柜通个声气，让他们拿回去重新泡浆。”

张义蹲下身子，仔细看了一眼破损的土纸，对李德明说：“我说实话你听澈，这些个土纸运到兰州，其实是不会有啥影响的。我就把它们拆开了，给我的主顾们当赠品也好——一方面我贿赂了我的顾主，另一方面你这边也少了许多的麻烦。”

“这好像不太合适。”李德明也蹲下身子，用手翻看那些草纸，“要送，也要送一些上好的纸张才对啊。”

“他们自己家烧着用有啥影响啊？再说看着这些个纸白森森的，看着也是挺好的。”

“那好。”王世奎站身起来，对着伙计大声吩咐说：“把这边纸捆也打了驮子，按张老板的要求做好了，明天上驮子送张老板回兰州。”

晚上，李德明到店里找到王世奎。豆油灯下，王世奎正在算账。李德明也不坐，袖了手站在一边“啪啪”地跺脚。王世奎抬起头看着眼前摇晃的李德明，说：“你能不能不弄出声音啊。”

李德明四下里看看，说：“我没有说话呀。”

王世奎用笔尾指指李德明的脚下说：“你跺脚了。”

“哦，哦。”李德明笑了，说：“三弟啊，不算了不算了，今天到此为止，我们喝酒去。明天弄明天弄。”

说着就伸手去夺王世奎手里的毛笔，王世奎躲让着说：“马上就完了，看看都被你给搅乱了。”

“好好好，我不动，你快一点。”李德明看着甩得四处都是的墨迹，只好停住。

一会儿感觉到脚尖冷得生疼，有些不合适，又说道：“我还是出去在外面等你，你就稍微快当一点啊。”

等到王世奎记完账，出来关上门，落上锁，李德明才呵着手过来，说：“咋这么慢呢？都冻死我了。”

王世奎说：“不慢的话，弄错了的我咋给你交代啊？”

“听听看看三弟说的啥话，我们兄弟都是交心的交情了，我们不放心你会给你掌柜做吗？这话说出去叫老太爷听见，我看你还怎么给他交代。”

“我这不是说着开心的嘛。”王世奎说，“可千万别让老太爷晓得我说这话出口。”

“不说了不说了，快走，酒菜怕都凉了。”李德明说着话，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踉跄出去好远，扶住一面土墙才算没有跌倒，“过去了见着老太爷，可不敢胡说。”

王世奎扶住李德明笑道：“这么急，还没回去就抢着吃啊？”

李德明自嘲地说：“不用抢，我俩谁跟谁啊。我是在心里记着和你说话，不小心被冻住的东西使了绊子。”

“人一辈子尽量小心，都有一些看不见的事情在悄悄等着你。人最聪明，也最笨，有时候都撞到墙上了，也不晓得回个头。”王世奎紧走几步追上李德明说，“这几天，我在琢磨一件事情。”

“啥事情？”

“我在想，哪个人一辈子都没做过后悔的事情，一件都没做过？”

“你怎么又怪兮兮的。”李德明说，“一件后悔事情都没有做过的人，没有。”

菜只有一盆圆根炖猪肉。圆根是紫皮圆根，猪肉是腿骨肉。一壶烧酒煨在火盆边煨得吱吱作响，满屋子都是酒香和肉香。各自找了板凳坐下，也不急着吃喝，先拽出两只泥烧的小陶罐，小儿拳头大小。挖出一坨猪油放入陶罐，就着木炭火烧得冒烟：稍凉，再各自抓了一把茶叶丢进去，只听嘶嘶啦啦地响，然后注入热水，咕咕嘟嘟地煮起来，这是要喝炒茶了。两人各自经管自己的茶罐，对面坐了，吃菜喝酒。

少顷，茶叶煮好，放入少许盐粒，滗出茶水到一个小盅子里，也就一口可以喝干的样子，汤色红艳，两人嘻哈着喝了，砸吧着嘴巴，似喝了天上的琼浆玉液一般。然后继续拿筷子夹肉，拿杯子喝酒。

吃一阵，喝一阵，两人头上都开始冒汗了。

这是一般吃饭的习惯，都要在吃饭时喝一罐炒茶。这茶的熬制也有讲究，俗话说：头罐垢痂二罐茶，三罐子香死家，五罐子六罐子白没啥。也就是说，第一罐子茶水主要是茶叶里的杂质，第二罐子以后才是好茶水，到第五罐子就没有一

点点的茶味了。其实，他们喝的不止是五罐子，差不多都到十罐子以后了方才歇了。但是，所有喝炒茶的人每次都仅仅是一罐，多了是不敢喝的，炒茶醉人呢。

李德明吃完一块肥肉，抹了一把嘴，说：“我呀，是要感谢你王掌柜的。没有你的提醒，我们号上怎么可能在这笔生意里有这些赚头？你是诸葛亮，能掐会算啊。全窑坪河四十里都在眼红我们的这笔生意。”

“还不是咱东家的财运，你当我能掐会算？”王世奎吱地喝下一盅茶，说：“东家当时如果不听我的，我把你有啥办法？还不是东家有眼光？”

“你这话有点拍马屁，但是我爱听。”李德明笼起袖子，伸出棉鸡窝窝在炭火边烤脚，眼睛却不离开王世奎的脑袋，说：“三弟啊，你倒是计谋计谋我们明年做啥生意。”

王世奎说：“东家，你真的高看我了。”

“你真的不说是不是？”李德明一脸狐疑，那意思是说，你在给我卖关子是不是？

王世奎有点委屈，说：“谁晓得明年做啥会赚钱？我可不敢给你打明年的包票。”

李德明收回目光，说：“我信。你不会晓得不说的，你不会骗我。”

王世奎点点头说：“你如果偏偏要我说，我情愿把这顿酒饭吐出来还你。”

李德明笑了，笑得浑身乱抖。他说：“你都吃我几十年了，那怎么还？”

王世奎也笑了，说：“还不起，就还欠着。”

“那就欠一辈子。”

王世奎住了笑，夹一筷子圆根塞进嘴里，说：“欠一辈子。”

李德明的德胜堂在窑坪算不上大商号，铺面也不是很大。平常就经营一些日杂和土产，不像吴久霖的九思堂，下设许多分号，各分号的生意是专业经营的，如：一九堂专营绸布丝绢、浆染颜料；二九堂专营铁器和木炭；三九堂专营土盐；四九堂专营茶叶、白酒；五九堂专营针头线脑和胭脂水粉；六九堂专营粮食交易和酿造（只有食醋和烧酒）；七九堂专营药材土特产品；八九堂专营水烟、土烟草和土纸的收购；九九堂则是一座医药店。总号九思堂统管票证和货物收发等买卖大权，他们的账务是天天汇总，不像其他小商号一样，只在月底才看帐。但小号有小号的好处：轻松。

但是，从9月开始的草纸生意，到月底看帐的时候，李德明还是着实有点吃惊，那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数字。待到腾空库房卖完底货一出账，德胜堂一下子胖了，胖得看不见窑坪街上的所有小号了。

所以，九思堂没有做的事情，德胜堂开始着手做了。他们放出话来，要在窑坪下街的贺家沟口翻修那座横跨河面的廊桥。李德明说：“凡是当地为修桥出力的人手，德胜堂都会付给工钱报酬。”

第二章

对李德明出资修桥这件事情，九思堂东家吴久霖不是没有看法。他对总掌柜段建成说：“修桥补路虽然是积阴功的好事情，但这件事情他李德明做得太不地道了。”

段建成说：“老东家是不是去走动走动，就说我们也出一股。”

“算了。”吴久霖摆摆手说，“他们这会子才不要我们钱，他现在不缺钱。”

段建成大惑不解趴在柜上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吴久霖。吴久霖解释说：“他有钱了才敢大张旗鼓目中无人啊。前些年，他们德胜堂咋不吆喝着修桥来？”

“那我们咋办？”

“我们就规规矩矩做我们的生意。钱不是那么好挣的，他呀，今年只是狗屎运。不信你到后面了再看，是福是祸还不一定呢。”

段建成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有听懂。他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吴久霖家大业大，祖上是明朝时的大官，家富财多。饱经宦海沉浮之后，见了官场险诈的做派，为保存家业，便弃官从商。在清康熙年间就从咸阳醴泉阡东镇吴家村举家迁徙，寻找到窑坪这个地域特殊，商业相当发达，土产异常丰富的地方，开始开设“二大有老”号商号。这“二大有老”就是九思堂的前身。随后，衍生出了大有海、大有福、大有义、大有生、大有隆等等商号。这等家底，岂是你小小的德胜堂可以望其项背的？

虽然李德明的德胜堂仅仅在小半年时间从收购草纸入手，把货物压到最后，涨利销售挣到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但是如果敢想着和九思堂一比高下的话，那算是脑袋进水了。

李德明能把吊河坝的脚骡店继承下来，并在窑坪街上开一家商号经营商业，并不是全凭运气。李家老太爷的身体还硬朗着，他主持着李家的家业，做主把家业分开，李德明主事商号，让养子老三王世奎帮忙打理。分给老二李德亮吊河坝的脚骡店，也是在窑坪数一数二的。

对于德胜堂要修窑坪廊桥的事情，李德亮也找过哥哥。一次吃完晚饭，他安顿好店里的杂事，笼统地和客人打了声招呼，就趑到哥哥屋里炒茶喝。油熬得有点老，茶叶迟迟不敢下到罐子里去，怕炒焦了。闻着茶罐里的青烟袅袅娜娜地散发着油香，李德亮吸吸鼻子问李德明说：“修桥的事情，你真的想好了？”

“修桥有啥好想的？”李德明说，“就那么个事情，要做，就做了。也没啥，现在我还有那么个能力。说不上错过了今年我还就没有心思修了。”

“窑坪比你我有钱的人多了去了，你为啥非要承这个头？”

“我还就是要抢了这个事情做呢。”李德明开始往茶罐里下茶叶，茶罐里嘶啦啦地起了声。他说：“我还就是不让别个做这个事情呢。”

“别人做了，你不是就省了吗？”李德亮也开始下茶叶，他说，“你做了，花的可是你自家的辛苦钱啊。”

李德明哈哈大笑，说：“我想的不是怎么省钱，而是怎么花钱。我不稀罕那么多钱，说不定啥时候，我还会再一次一笔挣个人人眼红的钱出来，就像今年的草纸这个生意。”

“你那笔生意是个意外。意外不是时常都会有的。”

茶水开了，兄弟俩各自滗出茶水，然后续上热水等待第二罐茶水烧好后掺兑。炭火的火苗发出紫红的颜色，舐舔着拴在架杆上的烧水的鼎锅。鼎锅里水在冒着热气，满屋里就只有水响的声音，嘶嘶的，像一个气管炎病人在艰难喘息。

“但是，”李德明说，“谁会晓得意外就不会发生呢？说不定，明天还会有一个天大的意外在那等着你哩。”

“你那是幻想。”李德亮说，“哥哥，你那是做梦哩。”

“我也晓得是做梦哩，但是我把这个做梦的机会都不会让给别的人。我要他们看着我在这窑坪修一座从来没有过的廊桥。今年不修，说不定明年这些钱没了想修都修不成。”李德明一口喝干炒茶水，咂吧着嘴，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要修窑坪的第一座廊桥，第一座。”

弟弟李德亮到底还是没有听明白哥哥李德明为啥非要自己一家在窑坪修一座廊桥，直到喝淡了炒茶，抹着嘴巴走出哥哥的屋子，他都还在纳闷：哥哥是不是赚了一笔钱之后，不晓得高低贵贱了？是不是精神有了异常呢？做啥不好，死头巴脑地要修一座廊桥！

其实，不只是弟弟李德亮，就连李德明都不会晓得，现在这座由德胜堂出资重建的窑坪廊桥，不仅仅是窑坪的第一座廊桥，还是截至现在一百多年来窑坪河流域的唯一一座廊桥。到了公元2011年仍旧横跨在贺家沟河水之上，连接着窑坪上下街，成了一处康县茶马古道上珍贵的文化遗存。

到了腊月，德胜堂开始四处订购修桥的材料，工匠的事情也有了眉目。

而这个时候，窑坪街上的生意也是最红火的时候。置办年货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涌般地挤在窑坪街头，从早晨要吵吵嚷嚷到晚上，他们背着自家的出产，来换回自家需要的货物。盐巴是每个人都必须要买的，茶叶也要买，正月拜年的时候，要紧的亲戚要拿上一点盐巴和茶叶才显得亲密。

他们来窑坪的时候，大多背着草纸和土特产品。还有一些人拿一点麝香或者狐狸皮来，这些人有很大的优越感，他们不急着卖货，而是先找个酒饭馆子，要

一盘猪头肉，再要一壶烧酒，浅酌慢饮，直至微醺时才会炫耀般地去卖掉手里的东西，换取自家所要的针头线脑和胭脂水粉之类，拿回去给家里的女人。过了二十年以后，窑坪才有了鸦片交易，为窑坪商业的繁荣起到了最为空前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那是后话。

德胜堂也进入了繁忙阶段。相公、伙计、跑街、把式、先生、掌柜都恨不得把自己分成八个人来用，吆前喝后，忙里忙外，跑上跑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就连中午饭都在店里胡乱凑合一下。

忙的时候李德明不到德胜堂来照看生意，是一件很例外的事情。

他在赶年集的人群里寻找了几个周边老木匠，把他们召集在李家大院的厅堂里商量修建廊桥的事情。陕西谭家庄的老木匠谭吉荣已经快七十岁了，但是老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身板异常硬朗。谭木匠这一辈子已经是第三次参与窑坪桥的修葺建设了。

依照李德明的意见，窑坪桥这次修建，就不要和以前几次一样做一些皮毛上的事情，要加盖廊亭，修成廊桥。谭木匠的大徒弟谭秀成，是谭吉荣的房下侄子，小伙子生得浓眉大眼，是老人的得意弟子。谭秀成说：“我大伯的意思，是要把廊桥当做一座新桥来修。只是这样一来，投资就会有所增加，东家要耗费的钱财就填进一个无底洞。只要一动工，东家想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我们师傅徒弟商量过了，只要东家不怕这个无底洞，我们师徒就做义工，只要能够修好窑坪廊桥，我师傅情愿揽承修造廊桥这个差事。”

谭木匠点着头，说：“短短几十年，我都参加维修过两次这座桥了。但是现在看看，修过两次的木桥还是一个不顶事情的废东西，没人敢踩着桥面过贺家沟的河水。这座桥都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了。”

李德明咳嗽几声，以示郑重：“大家放心，我既然想到了要修廊桥，就是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的。修桥即就是一眼无底洞，我也要想办法把它给填平了。”

一屋子的人都面面相觑。谭木匠说：“李东家你要三思啊。万一你到中途有了其他想法，可就是悔之晚矣。”

李德明笑笑，说：“我修桥又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是看着这桥破破烂烂地瘫在河道上，心里难受。有些人喜欢攒钱，有些人喜欢女人，有些人喜欢喝酒，可我，就喜欢修桥。前几年，我是没有能力。今年大家也都看见了，我有了钱，我觉得把它们花在我想做的事情上面，也算是不枉他们到我手上来了一回。”

谭木匠点点头说：“难得东家这样开通。由此可见，窑坪廊桥和李东家有缘。修成廊式，可减去雨淋日晒，此桥方可久矣！”

“钱又不是我身上的啥物件，它们到了我的手里，其实也是看看我是怎么花掉它们的。”李德明说，“我们老太爷说了古人有言：山珍海味地吃了它们，也就是填了一副臭皮囊；买了田置了地，也只是平添了一些耕种的麻烦事情——一

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粮食？拿它去养了女人，只不过是给我增加了心上和身体的负担。可是如果我去修了桥，看着别人在桥上轻松走过，免受蹚水过河之苦，我自己就会高兴。假如我自己走在桥上，是不是心里觉得很有底气？”

“大道理我们不懂，但是东家所说的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做过的棺材数都数不过来，哪一个是我们自己用了？”谭木匠说，“我们没有人去想，我们指名道姓给人家做好的棺材，木板上钉钉的时候才会晓得睡进去的会是谁。我们看重的，只是一个过程。”

“说得好啊，说得好！”李德明说，“我看重的，也是一个过程——就是修造窑坪廊桥的过程。”

李德明和谭木匠的一番对话，使得一屋子的木匠，都在赞叹不已，频频点头。

谭秀成站起来，有点激动。他说：“东家你都不怕花自己的辛苦钱，我还舍不得自己的一身臭力气吗？修窑坪廊桥，就权当是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

“好。好。”李德明说，“好。好。”

没人看见李家老太爷也在，他喃喃地说：“好！”

窑坪桥原来用的木头是一些诸如杨树之类的杂木，已经腐朽不堪。谭木匠介绍了青冈坪马思炯家的十几棵古柏树。腊月初五，窑坪刚刚过了初四的集日，李德明就和谭木匠骑着两头毛驴去青冈坪看树。

窑坪一出下街头就是木瓜院。四十里的窑坪河一路奔流到这里，忽然遭遇到平坦的河坑，很不习惯地开始了漫步，好似有啥留恋的事情在那里，硬是扭扭捏捏地挪腾着脚步不肯快走。就这样，窑坪河极不情愿地走出窑坪，异常缓慢地流过木瓜院，一路慢腾腾地钻进河谷里去了。

李德明的毛驴就踩着河沿结了薄冰的窑坪河河水沿河而下，踩起来的水花溅湿了棉鸡窝窝鞋尖，风一吹就结了一层冰壳。顺河风扑在脸上，脸颊和鼻子都麻辣地疼。他扯了扯麻布头巾，把脸往严实里包了包，只留下一双眼睛在外面。

今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一交上腊月，天气就阴沉沉的，不下雪也不见晴，一直刮着呼呼的北风。

路上没有啥人，寂静的路上，只有毛驴踩破水面的声音。过了张家庄就开始走山路。路不是太宽，有些崎岖，就是驮队马帮和脚户挑客们也很少走这条小路。路边的一些人家，关门的关门，闭户的闭户，蹲在家里烤火暖炕，躲避着刀子似的寒冷。

走到一个叫作窄峡子的地方，这里峡谷逼仄，路是在崖壁上开凿出来的。脚下是湍急的河水，头顶上光秃秃的树枝和荆棘藤蔓在寒风里瑟瑟发抖。一群小雀叽叽喳喳扑棱棱飞过来，扑棱棱飞过去，总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移来移去。两只毛驴在这样的空谷里忽然扯长了喉咙大叫起来，轰隆隆的声音在峡谷里滚过来

首篇·廊 桥

又滚过去。

昏昏欲睡的李德明一下子来了精神，翻身跳下毛驴的脊背，跺着冻麻木了的双脚，放开嗓子唱起了山歌：

大河坝的水的浪柴，千里路上漂着来。
经过多少的滩和浪，才把光棍闯出来。

唱完了，峡谷里余音回荡。

李德明来了兴致，吼吼叫叫了半天，又唱起了更为抒情的山歌来：

五花骡子驮土盐，贤妹咋家能心闲。
想着天晴莫下雨，郎在外头多挣钱。

钱儿多了郎学坏，钱儿少了家不宽。
钱多钱少不要紧，就愿风筝线不断。

唱了几句，李德明也要谭木匠唱。谭木匠是一个爱唱的老人，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嗓音还是那么雄浑。他干咳几声，接上了李德明的声音往下唱：

清早起来钻进沟，
一泉凉水清溜溜。
凉水不是多喝的，
留下六月解（当地发音 gai）渴的。
凉水能解心中火，
贤妹能解小哥哥。
凉水不喝淌着哩，
贤妹人小长着哩。
一朝长成七仙女，
一顶花轿（当地发音读 qiao）抬回你。

李德明听完哈哈大笑，说都十冬腊月了，还唱喝凉水解心渴的山歌，也不嫌冷得慌。谭木匠说：“唱着唱着心里都冒火呢，还怕冷得慌？”

“今年这冷的天，我都冻得不晓得还有没有手脚和鼻子了，看着还是你的火气大啊。”

“如果我年轻个十几二十岁，不怕东家你笑话，我精脚板一天跑二百里路会

个相好的，晚上还要回来呢。天亮的时候，我心不跳气不喘地推开自己的屋门，给屋里的说是起了个夜，她都信呢。”

“走吧。”李德明翻身跨上毛驴的脊背，一扬手拍拍毛驴脖子，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呢。你就多想想我们这个廊桥怎么修才能够显出你的本事。”

选好了几棵大柏树，交了定金，说好过罢年正月初二由谭木匠带人伐木。然后就吃中午饭，还喝了几杯烧酒。天气阴沉沉的，看不出时间早晚。说完告辞的客气话，李德明和谭木匠就骑驴往回走。

这回到了窄峡子，却见前面堵着几个人，拿麻布遮了脸，瓮声瓮气地吆喝说：“要过年了，麻烦过路的客官打发几个赏钱给兄弟们过年用。”

李德明心里一惊，晓得是遇上了劫道的土匪。

“我们只是过路的闲人，并不曾带有多少钱财在身上。所以请各位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谭木匠往前面挤了挤，鼓着胆子说了几句，“天寒地冻的，各位还是早回吧。”

“这位老人，你是站着说话腰不疼，饱汉不知饿汉饥。实不相瞒，我们家里已经三天没揭锅了。”

“我也在想，这方圆好像没有听说过山头啊。”谭木匠袖着手，用胳膊肘捣捣李德明说：“可能都是真没吃没喝的老实人。”

李德明小声说：“我没遇见过这种事情。你说咋办？”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啊。”谭木匠说，“都是窑坪周边的邻居，好言好语说几句，先看看给几个能不能打发。”

“我听你的。”李德明说，“都是可怜的孽障人，这么冷的天，干这个。”

“既如此，我们东家虽不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但也不是见死不救的人。我这里先给各位表一个态，我们东家有事情耽误不起，所以给大家每人一份过年钱不是啥大问题。”谭木匠说，“麻烦各位给个方便？”

蒙面人中间站出来一个高个子来，说：“好说，只是不晓得东家能给赏钱多少？”

“我们只是过路，也没带多少钱出来……”

“那我只跟你们东家说话。”高个子打断了谭木匠的说话，高声说道。李德明只好上前一步，朝那边拱拱手。

“东家的意思是赏多少？”那边再问。

“身边确实没有多少，我净身走人就是。”李德明说着拿出钱杈子放在地上，满心忐忑地看着对面的高个子。

高个子也不客气，走过来拿起麻布做的钱杈子掂掂，说：“我们已然说出不难为东家的话来，只是这钱掂着怎么也觉得有点少了。”

李德明说：“真的是不晓得跟各位会在这么个冷冻寒天时候在这里碰面。我

也是个生意人，多少晓得个规矩。我是去青冈坪看树去了，交了一些定金。如果各位有啥不满意，这个事情咱们不算完，到时候拿这个钱杈子去我的柜上取钱去，只是麻烦各位先议个数目出来，我回去好给柜上交代，让我三弟给准备准备。”

“东家是李老板吗？德胜堂的李德明老板？”

“这几天号上还有事情，耽误不得，我们还得回窑坪去。”李德明听见来人指名道姓，心里更加恹惶，“不晓得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可行？”

“哦？”来人互相交换着眼神，然后挥手让出中间的道路，说：“既然是李老板，我们不敢耽误。兄弟们冻一个下午了，这些钱给我们喝个小酒还是绰绰有余的。以后就不敢再打扰李老板了。我先谢过李老板的酒钱。”

“我得谢谢兄弟们今天能够高抬贵手。”

“早听说李老板要修窑坪廊桥的事情，我们实在是佩服。”高个子送两人过去，举手挥别，“李老板你就权当没有这个事情，有用得着的地方，我们也会帮忙，别的没有，就一身蛮力。”

李德明点点头，一翻身跃上驴背，哒哒一路小跑。

等谭木匠赶上来，李德明说：“看起来还是修廊桥的事情救了我们。要不是，今天就有大麻烦了。”

谭木匠会意地一笑，说：“想想，其实也是互为因果的。如果不是修桥，就不会买木头，不买木头我们不会去青冈坪，不去青冈坪也就不会有此一劫。但是，由于东家修桥，所以有惊无险。细想想，这也许还是缘分呢。”

“缘分？”李德明哈哈一笑，举着空荡荡的钱杈子抡了几圈，点点头说：“这也算缘分？谢天谢地，我们还能回家！”

这时候天空忽然发生了变化。阴沉沉的天空被撕扯开了一个大口子，太阳微微露出了自己憋了好多天的亮光。霎时，云彩口子的周围镀着耀眼的银光，人们的身上也都洒上了一层红彤彤的光彩。

李德明没有想到，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抢劫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了。他甚至没有注意到照在身上的暖烘烘的太阳。他只是心有余悸地一个劲吆喝着毛驴，往窑坪跑回去。

第三章

窑坪的年集要从腊月初一开始，拥挤到腊月二十七才会结束。一、四、七逢集的窑坪，很难消停下来。基本上，窑坪在腊月就顾不上外来的驮队了，偶有交易，也是在夜里。方圆百十里人们要把油盐酱醋和大宗杂货从窑坪往家里背，早上天不亮就要打着火把出门，在窑坪挤上半天，又急急忙忙往回赶，走到家往往也就是摸着黑进门。

这短短的二十几天，可累坏了掌柜王世奎。

到了二十七夜里，做完了账，王世奎在煤油灯下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德胜堂一年的生意，到今天基本就可以画一个句号了。他伸一个懒腰，在屋子里踱着步，像往年一样等东家来拿账簿。

一盆木炭火差不多烤成了灰烬，还没见李德明到店里来。后来他实在等不住了，晓得东家李德明不会来了，就插上最后一块门板，上楼准备睡觉。

窑坪的店铺格局大体相同，都是三合土铺就的地面，独家小院，四面连脊，两层的土木楼房结构，都修成别致的转角。一层接地靠街的做门店，后厢房堆放货物做临时仓库。二楼住人。住人也有规矩，门脸的前楼上住掌柜，两厢边楼上住账房先生、把式和相公，其余伙计们就住后楼。但是这些房间都有走廊相连，王世奎掌柜可以绕着院子走一圈子再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

王世奎觉得炕有些冷，就抱着一本书蜷在被窝里读起来。那是一本线装的石印《聊斋志异》，尽是一些妖狐鬼怪。如豆的油灯摇曳不定，窗外的寒风吹得窗户纸呼啦啦地乱响。王世奎不由得心跳如鼓有点害怕，但还是喝着茶壮着胆子往下看，越看越清亮，越发没有了瞌睡。

忽然就听得楼下有了一声异样的响动。

他心里一阵狂跳，起身披衣下炕，掌了灯出门。侧边隔壁的门也开了一道小缝，把什李进才刚刚挤出半个身子。李进才对着王世奎打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但是王世奎被油灯的灯光隔得啥也没有看见，所以俩人还是撞了一个满怀。王世奎一惊，就听见李进才悄声说：“你也听到楼下的响声了？”

王世奎点着头，说：“听见了。”

李进才噗地吹熄了王世奎手里的油灯，拉着王世奎的手一步步走下楼梯。院子里黑漆漆的，隐约可以看见库房的门板好像开着。李进才年轻胆大，拉着王世奎摸了进去，王世奎心里咚咚地乱跳，顺手拿起门边的一根木棍，紧紧地跟在李进才身后。

李进才打着火镰，燃着纸捻，刚刚点上屋里的油灯，忽然黑昏晃里滚出一个